

车吉心 主编 • 第十卷

中国皇帝全传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K827.2

5/10

车吉心 主编

中国皇帝全传

● 第十卷



本卷目录

后汉	高祖刘知远 /2388 隐帝刘承祐 /2393
后周	太祖郭威 /2399 世宗柴荣 /2415 恭帝柴宗训 /2437
吴	武帝杨行密 /2441 景帝杨渥 /2448 宣帝杨隆演 /2451 睿帝杨溥 /2455
南唐	烈祖李昪 /2459 元宗李璟 /2475 后主李煜 /2489
吴越	武肃王钱镠 /2514 文穆王钱元瓘 /2519 忠献王钱弘佐 /2520 忠逊王钱弘倧 /2521 忠懿王钱弘俶 /2522
前蜀	高祖王建 /2525 后主王衍 /2535



后蜀	高祖孟知祥 /2541 后主孟昶 /2547
闽	太祖王审知 /2552 嗣主王延翰 /2555 太宗王延钧 /2557 康宗王昶 /2560 景宗王曦 /2563 天德帝王延政 /2567
北汉	世祖刘崇 /2572 睿宗刘承钧 /2578 少主刘继恩 /2580 英武帝刘继元 /2582
南汉	高祖刘䶮 /2586 殇帝刘玢 /2589 中宗刘晟 /2591 后主刘𬬮 /2594
荆南	武兴王高季兴 /2598 文献王高从诲 /2601 贞懿王高保融 /2602 侍中高保勗 /2603 侍中高继冲 /2604
楚	武穆王马殷 /2606 衡阳王马希声 /2609 文昭王马希范 /2610 废王马希广 /2613 恭孝王马希萼 /2615 后主马希崇 /2618

后 汉

五代十国 / 后汉





高祖 刘知远

◎ 齐 涛

2388

●

刘知远，本沙陀人，少时牧马为生，后为后唐明宗麾下骑将。知远沉静有谋，作战果敢，石敬瑭为后唐北京留守时，奏请明宗将知远拨归麾下，任命为牙门都校。明宗死后，知远力劝石敬瑭南下，石氏晋国初建，即以知远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，权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，典掌禁军。天福六年(941)七月，为北京(今山西太原)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次年，石敬瑭卒，少帝即位，知远据地河东，扩充兵马，对契丹的屡屡南下不闻不问，河东兵马很快增至5万，势力之强，远过于其他藩镇。至天福十二年(947)正月，契丹入据开



封，俘少帝，知远仍不肯入援，只是分兵遣将，防守四境。

契丹主耶律德光入据开封后，改穿中原衣冠，仍委用后晋百官，并任用李崧为太子太师、枢密使，冯道为太傅，摆出一副要久居中原的架势。后晋诸藩镇多上表称臣，有些不愿降归契丹的藩镇则投向后蜀或南唐。刘知远也遣将王峻到开封，向契丹表示庆贺，并表示自己军务在身，不能亲自前来。契丹主向知远赐木拐，并在诏书中称知远为儿，想使其前来归附。契丹习俗，只有地位极高的大臣才有可能得到木拐。持木拐返回途中，契丹兵众有遇到者，纷纷避道让路，王峻乘机了解到了契丹在各地统治的一些情况。王峻刚返回，知远又派北都副留守白文珂向契丹主进献名马及名贵缯帛，继续探觇契丹情况，不肯轻易称臣。契丹主也深知刘知远观望犹豫，不肯来开封称臣，在白文珂临走时，让他转告知远“汝不事南朝，又不事北朝，究竟何为”。南朝指后晋少帝，北朝指契丹。王峻与白文珂均言契丹内部混乱，政令不一，而且放纵骑兵四出，以牧马为名，到处剽掠，名之曰“打草谷”。自洛阳至开封，加上郑、滑、曹、濮等州，人烟断绝，财畜殆尽。各地百姓纷纷兴兵抗拒，归附契丹的后晋藩镇也多阳奉阴违。面对这种局面，知远决定兴兵自立。藩汉孔目官郭威、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以及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人积极劝进。二月十日，刘知远称帝，自称不忍改后晋正朔，又不喜欢“开运”年号，遂使用晋高祖石敬瑭的天福年号。

知远称帝后，面临的局面十分严峻，当时河北、河南地区完全被契丹占有，关中诸藩镇也多归降契丹，河东三面受敌。契丹主听到刘知远称帝的消息，分别向潞州(今山西上党)、相州(今河南安阳)、孟州(今河南孟县北)等战略要地派出节度使，率重兵防御。

知远称帝后，并不急于出兵，自称“用兵有缓急，应当随



时制宜”。先遣使到各个藩镇游说，争取归附，又广招士卒，亲自训练，等待着有利时机。

大约与知远称帝的同时，陕州军将王晏、赵晖等人拥兵杀契丹将，据有陕城（今河南三门峡西），知远称帝后，向知远表示归附。知远喜不自胜，对使者道：“此咽喉之地归我，天下不忧不定。”接着，相州、河阳二地也相继归附。

三月，契丹主率后晋文武官员数千人北行，留萧翰为宣武节度使，镇守开封。契丹主行至栾城（今河北栾城西）发病而死。契丹诸将拥立兀欲为主，但并未征得耶律太后的认可。兀欲准备率军北上，逼太后承认他的帝位。契丹在河南、河北的兵马人心惶惶，举措不定。

五月七日，知远召见群臣，商计进取战略，诸将多请求自井陉关出师（今河北井陉西南一带），先取镇、魏两州，平定河北，河南就会望风归降。知远则主张由相州南下。郭威提出若出兵河北，我军孤立无援，很容易被契丹围困，但出兵相州，山路崎岖，人烟稀少，粮草无法供应。近来陕州、晋州均已归附，若由晋州南下，过陕州东行，不出两旬，洛阳、开封即可攻下。知远采纳了这一建议。十二日，率军自太原出发，以史弘肇为先锋将。弘肇治军严谨，手下将校稍有不轨，马上斩首。行军途中不许士卒践踏民田，凡有践民田或者在树上拴马者，都立即斩首。因此，军中整肃，莫敢犯令，他的这支军队也所向必克。

自太原南下的第一个目标是泽州（今山西晋城）。泽州是知远南下的必由之路，但刺史翟令奇死死固守，等待契丹援兵。知远一度因弘肇兵少，想召其退兵，暂缓进攻，但宰相苏逢吉等人坚持认为不可。知远未贸然下令，先派人到泽州征求弘肇的意见。弘肇也主张势已至此，可进不可退，知远坚定了攻泽州的决心。几天后，泽州攻下，弘肇引兵出陕州飞抵河阳（孟



高祖刘知远

州)，与归附知远的河阳节度使武行德合兵，契丹在河南的兵马纷纷北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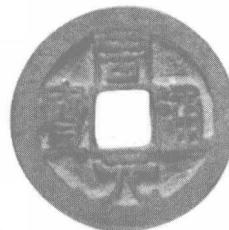
留守开封的萧翰见知远来势凶猛，也想脱身北逃。他先诈称奉契丹主命，让后唐明宗的儿子许王从益称帝，自己要受命赴恒州。萧翰一走，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就派人向刘知远上表称臣，请他早赴京城。

六月三日，知远至洛阳，在开封的后晋百官派人迎候。知远下诏凡受契丹任命者都不必忧惧，仍可留任原职。他却秘密派人杀死了李从益与王淑妃，他不愿意这位随时有可能被拥为皇帝的人继续存在。九日，知远进入开封，改国号为汉，仍用天福年号。下令凡契丹所任命节度使以及各级将吏，要各守其职，不再变更。各地藩镇陆续上表称臣。七月，握有重兵的天雄节度使杜威、天平节度使李守贞也相继表示臣服。

自藩镇起家的刘知远未被这一“四海宾服”的景象所迷惑，他深知这些藩镇一夜之间又都可能叛归他人或拥兵自立，尤其是拥有重兵的杜威与李守贞两人更是他心腹之患。

杜威在向知远称臣时，为了表示诚意，还请求改任他镇节度使。这本来只是一个表示而已，刘知远却顺水推舟，任命杜威为归德节度使，接着又任命李守贞为护国节度使。

杜威七月初接到命令后，拒绝执行，把儿子送往契丹为质，请求援助。契丹派出 1500 人，外加幽州兵 2000 人，赶到天雄节度使治所魏州(今河北大名)。知远马上下诏削去杜威官爵，任命前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招讨使、镇守节度使慕容彦超为副，讨伐杜威。魏州城下，两员大将发生争执，彦超主张迅速攻城，行周





却主张长期围困，两人争来争去，始终不能统一。高行周与杜威是儿女亲家，其女嫁杜威之子。慕容彦超四处扬言行周因女儿的缘故，爱贼不攻。两人关系更加僵化。知远恐发生意外，亲自赶往魏州，驻进高行周营中。行周向其建议：“城中尚有粮草，若急于攻城，死伤太多，且不一定能很快攻下，不如以逸待劳，四面围困，城中粮草用尽，自然投降。”知远点头称是。但慕容彦超又向知远陈述立即攻城的利处，知远又被他说动，遂亲督诸将攻城。苦战一日，士卒死伤万余人，未有结果。知远反过来又接受高行周的建议。这样，一直围困到十一月，城中食尽力穷，开门投降。刘知远一方面将杜威牙将百余人统统杀掉，另一方面仍擢升杜威为太傅兼中书令，封楚国公。杀牙将是为消除后患，为杜威升官赐爵则是要安定其他藩镇。处理完魏州之事，知远于十二月带杜威等人回到京城。

次年正月，知远宣布改元，定年号为“乾祐”。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彊”。将两个常用字“知远”改为一个僻字彊，既表示了皇帝的尊贵，又为人们的避讳提供了方便。这是历代皇帝的习惯做法。

一月二十七日，知远突然病重，召苏逢吉、史弘肇、郭威、杨邠入宫，要他们辅立皇子承祐，并嘱托“善防杜威”。当天卒于万岁殿，终年 54 岁。

苏逢吉等人秘不发丧，仍以知远名义下诏，称杜威父子谤议惑众，应立即斩首。二月一日，又立承祐为周王，同平章事。宣布完这一诏令后，才正式发丧，宣告知远遗命，令周王即皇帝位。

知远庙号高祖，谥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，葬于河南告成县（今河南登封）之睿陵。



隐帝刘承祐

◎ 齐 涛

后汉第二代君主隐帝刘承祐每次早朝几乎都无精打采，呵欠不断，但他又不是那种沉湎于酒色的风流皇帝。大臣们纷纷猜测，谁也搞不清这是为什么。刘承祐自登基称帝以来，总是感到有人要谋反谋叛，每到入夜之后，宫中寂静无声，他便开始考虑谁最可能成为叛臣。不远处的军器作坊几乎每夜都传来丁丁当当的锻打声，每听到这个声音，他就想起乱兵叛臣纷纷拥来的景象。因此，彻夜不眠与他结下不解之缘，早晨上朝自然要无精打采。

这也难怪，他本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次子，乾祐元年



(948)正月，父亲病亡，他即位称帝时只有18岁，国政大事完全取决于几位重臣宿将。因此，他虽然极力想抓回权力，但总是不能如愿。几位执政大臣各行其是，只是把他作为名义上的君主。他当然要担心，当然会彻夜不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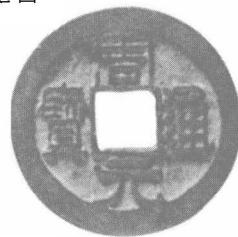
几位执政大臣中，以杨邠、郭威、史弘肇、王章以及苏逢吉为主。杨邠与郭威均为枢密使，杨邠内掌机要，郭威外领征伐；史弘肇是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负责京城警备；王章为三司使，主管财赋。这几位都是武将出身，尤其是史弘肇与王章主张以武治国，不喜欢儒士文人。苏逢吉是文人宰相，前朝旧臣，以他为首的文臣们与武将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。

承祐即位之初，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下，国家还比较平安，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等人的叛乱也很快被镇压下去。但隐帝想自理朝政，又缺乏平衡各种势力的能力，缺乏政治经验，因此，总是被某一派势力利用，使朝中大臣间固有的矛盾更加激化，而且自己也卷入了这个旋涡之中。

早在承祐登基伊始，同平章事李涛秉苏逢吉之意，请隐帝将杨邠、郭威二位枢密使派往重要地区做节度使，他们在朝中的权力交给宰相苏逢吉等人。这使将相间的矛盾表面化。杨邠、郭威马上叩见太后，请太后做主。太后姓李，早年在晋阳被刘知远劫去为妻。此人十分善于处理政务，刘知远初起兵太原时，曾想加收捐税，用作赏军钱，被她极力劝阻，而将内府资财取出赏军，赢得了人心。得知杨邠、郭威所诉之后，太后大怒，马上令人召隐帝。责问道：“杨、郭二公都是国家功勋，怎能轻听人言，把二位放到地方上去呢？”她深知，在当时情况下，手握重兵的武臣比刀笔吏们更容易威胁到她与隐帝的存亡。隐帝向太后解释道：“这都是李涛所言。”次日，李涛被罢官，勒归家中。



到乾祐三年(950)初夏，鉴于契丹常常骚扰河北，隐帝命郭威镇守邺都(今河北大名)，督率河北各军抵御契丹。史弘肇建议隐帝仍保留郭威枢密使一职，以便于指挥调拨军队。苏逢吉则以未有先例，极力反对。不过，隐帝还是接受了史弘肇的建议，任命郭威为邺都留守、天雄节度使，仍兼枢密使。并诏告河北诸地，凡郭威有文书征派兵甲钱谷，必须立即办理，不得有误。在为郭威饯行的酒宴上，史弘肇用大杯与郭威对饮，并大声道：“昨日廷议，宰相们故意刁难我等，今日我要与弟开怀畅饮，庆贺我弟带枢使出镇。”苏逢吉等人也举杯道：“都是为了国家，何足介意！”弘肇厉声说：“安定国家，靠的是长枪大剑，无论如何也用不着区区毛锥。”当时称毛笔为毛锥，因其形状如锥。



送走郭威不久，三司使王章又在宅中宴请朝贵，席中行起酒令。史弘肇对酒令手势十分笨拙，客省使阎晋卿坐在他身边指点，苏逢吉马上嘲笑道：“旁有姓阎人，何忧罚酒。”史弘肇之妻也姓阎，原来是酒家倡优。他认为苏逢吉影射此事，勃然大怒，大骂不止，逢吉不答话，弘肇又要起身动武。逢吉抽身出走，弘肇举剑追赶，被杨邠苦苦劝住。经过这两件事，后汉将相势同水火，隐帝也曾让宣徽使王峻置酒宴为之和解，没有效果。

文武大臣的矛盾没有解决，隐帝自身与权臣们的矛盾却发展起来。随着隐帝在位时间的增长以及年龄的增大，他对权力的旁落自然不肯善罢甘休。在他身边也广集了一群佞臣、外戚，积极鼓动他收回大权。此时，后汉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仍是握有兵权的杨邠、史弘肇、郭威等武将，文人宰相并无实权。



因此，隐帝的主要障碍就是这几员武将。

隐帝在乾祐三年(950)间，曾多次向杨邠、史弘肇荐举他的亲信，想让太后之弟李业作宣徽使，内客省使阎晋卿等人都依次升迁，但都未办成。太后故人之子请求入禁军供职，弘肇竟斩首示众。这年末，隐帝向伶人们赏赐了一些锦袍、玉带，伶人们领赏后到史弘肇那儿谢恩。弘肇大怒道：“士卒在战场浴血苦战，还得不到什么赏赐，你们凭什么功劳得到这些东西？”令左右夺下，送往官库。隐帝闻讯十分恼怒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每次与杨邠等人议政，他们都不太听取隐帝的意见，常对他说：“陛下只须闭口无言，拱手而治，外事有臣等在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隐帝身边的佞臣们纷纷向隐帝告发杨邠等人的“隐事”，称他们专横跋扈，早晚要叛乱。隐帝与李业决定诛杀杨邠等人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隐帝与李业将这一计划告诉太后，太后道：“此事不可轻举妄动，你们应当再与宰相认真商计。”李业对太后说：“先帝曾言，朝廷大事不可与书生谋议，书生懦怯误事。”太后还是坚持要与宰相商议。隐帝十分不快，愤愤地说：“国家大事，非闺门所知。”拂袖而出。第三天早朝，杨邠、史弘肇、王章刚走到广政殿前，就有几十名武士由殿中拥出，杀死3人。隐帝马上告谕群臣及诸军将校，称杨邠3人谋反，已受诛。苏逢吉闻讯，惊愕不已，对人道：“事太匆匆，主上若预先询及老臣，当不至于此。”京城内外人心惶惶，都感到将有祸乱临头。

除掉杨邠3人后，隐帝马上派人命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、步军都指挥使曹威杀郭威及监军王峻，同时又召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等急速入京，预防发生兵变。

郭威知道内情后，立即举兵南下，声称诣阙请罪。十一月十六日，进抵澶州，十八日进驻滑州。隐帝此时已有所后悔，对人道“属者也太草草”，属者即前一时期。李业等人请求把库中财物全部取出赏军。宰相苏禹珪不同意，李业再三叩拜，对他说：“相公先为天子着想吧，不要吝惜库物。”于是禁军士兵每人赐钱 20 續，其他人 10 續，准备组织抵抗。

二十日，郭威行至封丘（今属河南），距都城开封不足百里。慕容彦超自恃骁勇，向隐帝说：“在我眼中，北军不过是螻蟻小虫，我要为陛下活捉郭威。”但他仔细询问过北军人数及将校姓名后，面有惧色，又说道：“也是一群强贼，不容轻视。”当天，他率军屯住城北七里店。

次日，两军在封丘南的刘子陂相遇，各自安营扎寨，未有战事。隐帝亲自到营中劳军。傍晚返回前，慕容彦超大言道：“陛下来日官中无事，请再来看臣下破贼，臣不必与他们交战，只须在阵前叱令他们投降。”次日，隐帝又来到军中。慕容彦超率军与郭威稍稍交锋，即溃不成军，彦超几乎被擒。到黄昏时分，南军多向北军投降，彦超只率十余人逃回泰宁节度使治所兖州。隐帝与几位宰相及从官数十人宿于七里店。二十三日晨，隐帝率众返京，到玄化门，过去的佞臣、知开封尹刘铢拥兵门上，不许入内。隐帝回马走进城西北的赵村，追兵也正赶至。隐帝下马藏入百姓家，仍被追兵搜出斩杀。时年 21 岁。葬于许州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之颍陵。



后周



太祖郭威

◎ 沈江

在分裂割据的五代时期，有兵就有权，谁的军力最盛，谁就可以当皇帝。军阀安重荣曾说：“天子宁有种耶？兵强马壮者为之尔！”郭威就是这类皇帝之一。他由平民而入卒伍，在征战中成为拥有重兵的统帅，最后夺取了帝位，并出色地治理了国家，使他所开创的后周王朝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。就此而言，他可谓五代诸帝中的佼佼者。